

楓城書訊

2022.10 出刊

發行單位／中山女高圖書館 撰寫編排／中山女青

「魔幻奇緣——在夢幻虛實遇見你」

曾聽過的那些神話傳說、腦海中華麗的魔法故事、或是踏入奇幻森林的每一步彩色足跡，那些想像一筆一劃勾勒出妳心中的魔幻世界。

對於魔幻，妳的印象是什麼？獨角獸踩著霓虹向天際奔馳而去，或是揮動著木質魔法棒任由它施展點點星芒，還是期盼與神話故事的主人翁來一場下午茶會？

書籍·影視

《她們》導演：葛莉塔·潔薇

這部電影她們是改編自小婦人這本書，內容是在描寫一家四姐妹，各個性格迥異的故事。愛情、經濟、自我追求，是女孩們成長過程中遇到的課題，而她們每個人都用不同的方式去詮釋，並不斷尋找最屬於自己的道路。

喬是家中的二姐，這個角色令我心嚮往之。我佩服她的勇氣，她對興趣的熱愛，她認為自己能獨立自主不需男人的信念。在一場舞會中結識了隔壁的富家子弟勞利，她有著他缺少的開朗、不拘謹特質，這使得勞利深深的愛上了喬。從女孩變成女人，喬持續朝著寫作的夢想前進，她在電影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她對媽媽說的一段真心話：「女人有自主思考的能力，有靈魂，也有感情；女人有野心，有天賦，也有美貌。我厭倦聽到大家說，愛情就是女人的全部。」沒錯，愛情並不是女人的全部。雖然勞利對她表達真誠的愛意，但她知道自己並不會和對方愛自己一樣的愛他，而且她人生的目標不是結婚，她不在意結婚，她的執著在於創作自己的小說。這似乎是在那個年代裡展現了前衛的女權主義，當時的社會風氣應是推崇女生嫁入豪門才能幸福一輩子，就如同馬區姑姑和喬說的：「你必須嫁人，才有能力照顧家人。」然而最讓我欽佩的就是喬最後決定拋開一切包括愛情，毅然決然的孤身前往紐約追尋寫作夢。

一人在外闖蕩的喬，把和姐妹們的相處寫成了一本書，她到出版社投稿，出版社卻不認同小說的內容。他們認為必須讓故事中的女孩都找到好對象並結婚。這和喬的初衷相抵觸，但她不得

文／二和 張智涵



不退讓。隻身在國外追夢的喬也領悟到了現實的難處，女人靠自己獨立生活並不是一切如她所願的理想。回到家中，她和媽媽吐露了內心的感觸，她覺得她好寂寞，也許她答應了勞利的追求就能擺脫那種寂寞。寂寞或許是喬一個人在紐約寫作卻處處碰壁時所感受到的，當時的她很迷惘，而身旁的一切似乎和馬區姑姑一樣，不斷告訴她說身為女人就必須嫁個好歸宿。對話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媽媽兩次的問喬：「那你愛他嗎？」喬沒有明確回答，但她現在需要的是被愛的感覺，而勞利正能夠給予她這點。

如同馬區媽媽所說的，被愛和愛人是不同的。勞利很喜歡馬區家，也許他覺得娶了馬區家的小姐，就像成為了她們家的一份子。所以當他被真心喜愛的喬拒絕後就去和從小愛慕他的艾咪求婚，艾咪也答應了。當喬得知後，雖然一陣子似乎難以接受，但最後反而祝福她們。勞利也說他會永遠愛著她，但那種愛和對艾咪是不同的。喬能夠真心的祝福妹妹和勞利，我想她是正視了自己的內心且接受媽媽所說的話。和無法愛的人共度一生，只為一時的情緒，或許也不適合自己。

這部電影的最後，雖然喬找到了相愛相惜的丈夫，不過原書的作者一生中並沒有結婚，我想她在那個年代著此書，是個價值觀的突破，傳達了女人能為自己的信念而活，為自己執著的事務有所堅持，不用為愛情犧牲理想，也不用反對婚姻，重要的是服從自己的內心。

《龍族Ⅲ：黑月之潮》作者：江南

文／一群 蔡宥淇

「如果世界不喜歡你，那麼世界就是我的敵人了——龍族Ⅲ：黑月之潮推薦文」

「楚子航可以用劍一萬次地擊打任何敵人的腿，卻無法改變那個結局，如同《上海堡壘》那個故事一樣，世界上有些悲劇沒有解，是個死結。」

在小說一開始，有顏值有武力、有理想有抱負、有殺親大仇有大家喜歡彷彿小說標準主角的師兄楚子航，和真正的主角——小衰仔路明非，展開了一場宵夜談話。起因是路明非暗戀的學姐諾諾即將嫁給他在學校裡認的大哥：學生會長與大家族的繼承人凱撒加圖索。

混血種，他們的力量來自於龍族而志在屠龍。在一開始，他們偵測到在日本附近的海床裡，有一枚龍類胚胎即將甦醒。於是主角路明非跟著楚子航和凱撒被派往了日本。

日本的混血種社會以蛇歧八家為首自成一派，曾經到過日本交換的混血種不是瘋了、就是對此絕口不提。到日本後，他們捲入一連串紛爭——蛇歧八家與死對頭猛鬼眾的戰爭中。意料外的危



險處處浮現，而路明非也遇見了一個酷似諾諾、名字叫做上杉繪梨衣的女孩，和她發生了從未想過的糾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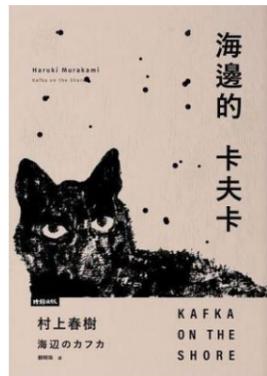
「我們都是小怪獸，有一天會被正義的奧特曼殺死。」——繪梨衣

我想推薦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他的文字正好切合我們這個年紀，有些頹廢而憂愁。並非是如正經小說般文字嚴謹、充滿美好正面能量，它更貼向青春。生活和現實是充滿傷痛的，並不是每一次都能夠救下所有人，只要來的晚一步，重要的東西就會從指縫溜走。

單純如白紙的繪梨衣向路明非說：「這樣的世界很溫柔，我很喜歡這樣的世界，但世界不喜歡我。」而曾經也很頹廢的路明非則回答她：「世界喜不喜歡你，只取決於你的朋友喜不喜歡你，每個人都有幾個真正的好朋友，他們喜歡你，就是這個世界喜歡你了。」

這個世界的溫柔不一定會留給你，但其實只要有一個人願意把溫柔留給你，這一生就夠了。

《海邊的卡夫卡》作者：村上春樹



陷入沙塵瀰漫，狂亂捲起性與色戒，靜默與虛實，潛伏於凝結的風暴中心，這就是沙塵暴，更是海邊的卡夫卡最赤裸的寫照。是奇更揉合著幻，如作家卡夫卡怪誕玄虛的筆法，別於五色珠璣的如夢似幻，褪色的影子、入口之石，捕貓人和玄幻靜謐的森林，卻又鮮明融合著四國的風情萬種和坦露的性獨白，虛中更添真實。我酷愛其雙主線似有若無卻又發人深省的交織。離家少年——田村卡夫卡，自幼被母親及姐姐遺棄，「弑父且與母親和姊姊結合」，這是他背負著父親留給他的詛咒，如原罪般的使命濃烈於十五歲的生日，是一種孑然一身的堅定，一種理所當然的逃離，又或許，那更像是命中註定。依循著少年露骨的自我剖析，尤其是文中烏鴉少年的設定，在捷克語

中，卡夫卡便意味著烏鴉，而兩者似是而非的人格貫穿著主角的人格意識，也是典型的村上春樹隱喻式手法。其中口語卻又洗練的人物對話，彷彿布散郁鬱的輕紗，真理的濾鏡，搗入人心最純粹的哲理，藉由刻劃不同人性的流轉和鋒芒，言簡意賅且哲理豐饒的發言，襯托著似虛似實的場景，我相信，這就是專屬村上春樹的魔法。虛幻總是引領著真實，書中第二主角中田，被定義成失智中年和所謂世俗的失敗，但其性格的良善單純與禮貌，具備與貓交流的超現實能力，柔和卻強烈地諷刺現實。細品文末，如關鍵之鑰的佐伯小姐，巧合似於卡夫卡母親和與中田相同擁有淡薄的影子，淡墨情濃地將兩位主角冥冥中牽引，尋找「入口的石頭」到達世界的邊境，原罪般的宿命早烙印在二人心底，詛咒漸漸靈驗，步入孤寂蒼鬱之林，幻彩悄然發酵於心頭，咽喉卻塞著無比艱澀、甘苦無盡的現實。我想，「奇幻往往是現實最殘酷的寫照」。



文／一智 林采嫻

文學創作

文／一智 林思伶

灰姑娘的仙女教母揮揮手中的魔法棒，閃閃細粉在咒語下將南瓜變成了馬車、破舊衣裳變成了一身華麗禮服，而那雙魔法賦予的水晶玻璃鞋也讓灰姑娘得到美好愛情。

我的魔幻世界中，揮動魔法棒就可以將願望實現，金色閃粉隨著它揮舞而灑落，我可以變出一切我所想要的。魔杖一揮，我騎著只存在於傳說中的彩色獨角獸，鳥兒在一座城堡上的天空飛翔，小動物們也在一旁草地玩耍，我經過牠們身旁走進了那座富麗堂皇的建築物，我手中的魔杖晃動，城堡大廳明亮的燭光閃爍，悅耳的音樂聲四起賓客們隨之起舞，一圈又一圈旋轉著，一步又一步跳著典雅的華爾滋，所有人都沉醉於此，魔法棒輕輕劃過，我換上一身藍色長裙，頭髮縮了起來露出戴著珍珠項鍊的脖子，我提起裙擺穿越人群來到城堡的陽台，我再一次施展手裡的魔法棒，一望無雲的天空瞬間變成點點星芒的黑夜，上面掛著一彎皎潔迷人的明月，照耀著朦朧的大地，我隨著奏樂欣賞月色，享受魔幻所打造的世界。

魔法棒創造出令人沉迷的魔幻世界，一如童話故事般美好，它撒下那充滿魔力的金粉改變了一切虛虛實實，打造出我夢幻中的魔幻奇緣，實現所有夢想和願望。

文／一信 周渝庭

巫師，公主，獨角獸
亮了你的眸
精靈，魔法，咕咕鐘
綴了你的夢
叩叩叩！
是誰啊？
是你嗎？

彩虹色的飛天小馬
巫婆帽和小掃帚
可以變動物的魔法藥水
這些魔幻虛實
承載了孩提時期的熱情和狂想
記憶中的你
最喜歡小美人魚和長髮公主的故事
也嚮往著冰雪女王的魔力
以及各式各樣的童話夢境

時光荏苒

童年褪色
魔幻黯淡
但或許並非如此
或許你一直在我心中
不曾離去
或許我能找回一點點
赤子之心
重新感受那份歡笑悸動
彷彿童心未泯
啊！
多美好啊
溫暖美麗的童年
色彩繽紛的魔幻力量
是如今仍在我心靈深處的一份感動
一份不曾摒棄的
樂觀開朗的精神

或許
即使成長了
也應在心中留下那麼一點的
快樂純稚的力量
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驀然回首
我明白
你仍在我心中
你一直都在
讓我能重溫純真的童年
讓我感受到單純的幸福時光
我明白
魔幻的世界又染上色彩
又亮起光芒
我明白
夢幻如我
是不一樣的
煙火！



叩叩叩！
是誰啊？
是你嗎？
啊！
是你呢

文／一簡 吳妙妍

世界賜予的魔法也許是那份感情與溫柔，像那孟春的繁花似錦，也像仲夏那夜盛放的浪漫，更像雨過天晴，沾染墨綠和灰黑色的飛鳥，撕破陰霾的毫不留情。它將咒語贈送給了大文豪，他們的多愁善感一筆勾銷了時代，繁瑣的扼殺著苦痛，稱不上工整的字跡刺痛了數世紀後暫住客棧，游移不定的旅人。

可或許一不小心，世界將咒語遺落人間，是有意的拋棄也說不定，總之，它悄悄的散落，如煙花衝出海平面的澄澈，那是只有決定要活下去的人才持有的，蒼穹的光芒。

吞噬、撕裂，漫步人間的苦痛。

我捧著那份濕透了的靈魂，殘破不堪，似乎連以撿拾垃圾維生的工作者都不會回頭多看幾眼，連大雨滂沱都不屑憐惜，雨滴像是忘了撿起昨日隨意丟在地上的眼鏡，握緊了幾分朦朧，放縱在不屬於它的夜晚，滴答作響。

甚至組成如此簡單的化學分子都未曾留意過，還如此自作主張的穿透仍在癒合的傷口，仿照著醫生拆開縫線，沒了束縛的鮮紅就這樣歡喜的滲出，靜靜的流淌在時光裡。

「你真的很勇敢了。」

「沒事的，我會陪你一起面對。」

啊、是啊，這還真是神奇呢。

或許他就是在某個不經意的角落，被世界指派工作的魔法師。他讓繁星在混沌中綻放，將希望掩埋，細心澆灌，在泥濘中盛放，僅僅只是一種將破損修復起，那種不起眼的小伎倆，卻還是如此令人著迷。

這就是魔法吧。

那種，讓人幸福與快樂的魔法。

時事講解

我應該去「女廁」還是「男廁」？

文／一業 邢乃亞、林思甯

多元性別包括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其中最特別的無非是跨性別者。跨性別人士並不是雙性人，而是性別認同與生理性別不同的人，許多跨性別者經歷性別不安，有些人尋求治療，例如變性手術以及心理治療。許多跨性別人士在工作或公共場所，以及醫療機構求診時遭他人歧視，許多地方沒有阻止這種情況發生的法律。近年來，世界各地開始將廁

所改建為「性別友善廁所」，但其中的疑慮，導致大眾遲遲沒有共識。以下是支持和反對的論點。

支持方：

對於跨性別者因為外表和心理上的不同，在外如廁常擔心他人的眼光，只敢在家裡上廁所。歌曲「玫瑰少年」，在講述學生葉永鋕因為性別氣質而遭受霸凌，只敢在上課期間去廁所，因此，「性別友善廁所」有其必要性，當只標示「男性」、「女性」，對於跨性別者，往往被逼著選擇大眾對自己較直觀的看法，無法做自己，雖然有些人認為設置「性別友善廁所」有安全疑慮，但明亮環境、設置緊急按鈕，都能增加安全性，還有小便斗或馬桶，都隔間分開，也能減少尷尬的情況發生。我覺得還是要讓大眾接受新觀念，不是只有男性會偷拍女性，而且這才能保障跨性別者的權利。

反對方：

雖然性別友善廁所造福了多元性別人士，但也引發不少疑慮，像是尷尬、不習慣、有安全跟隱私的問題、會被貼標籤等等。有媒體訪問曾用過性別友善廁所的國中生，他覺得男女使用廁所的習慣不同，一起用很不衛生，而且尿尿的時候有異性經過會感覺很彆扭，很怕聲音被聽到；也有一些人認為，無性別廁所開放男女生都可以自由進出，會增加性騷擾或偷拍之類的安全問題；另外，也有人擔心，自己如果走進無性別廁所，會不會被貼上「跨性別」或「雙性人」的標籤等等。

雖然男女廁的設置對於跨性別者是一大問題，但畢竟是公共場所，不能只接受其中一方的意見的意見，因此，為了讓「性別友善廁所」更友善，雙方需要更多的溝通。

連載故事

《夢別星辰》

文／一仁 謝亞澄

一陣暈眩，隨即映入眼簾的是一大片的桃花林，天空的深紫色與淡粉交相輝映，月光摻著紅花綠葉，滿天繁星斑駁地為這份靜謐點綴。她，深深的震撼。

「好涼！簡直是人間仙境！」藝霏揉了揉眼說道。

遠離世間喧囂汗塵，藝霏獨自一人臥躺在鬆軟廣闊的草坪，緩緩起身，伸出雙手又縮了回去，原本想取下高懸星空的明月，卻突然有個念頭浮現腦海：國文課才剛上到——徐志摩《再別康橋》，內容說道「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藝霏嘀咕的說：「我要學習徐志摩，不要自私的奪取了別人的月光。」又接著說：「月亮先生，你是不是也想讓人們永久欣賞你的美呢？」月亮笑得格外燦爛。

眼神呆滯的凝視正在眨眼的星星，偶然，一道流星滑過視線中的天宇，藝霏緊扣十指，說：「我好希望我能夠有多一點的時間陪陪家人，還有，希望總有一天，我所付出的努力，終有回報……」頃刻，留下一道若有似無的弧線，漸漸的，也隨著流星的消失而淡去。

蟬鳴聲聲入耳，漫步在夏日的步履下，風起一陣，綠葉摩擦的沙沙聲，道出了淡淡的古老氣息，抑鬱憂傷之感緩緩駛來，藝霏淚珠盈眶，想著日常的挫折，表面亮麗多彩，卻如同此時此刻的孤獨寂寞。

轟隆轟隆！傾盆大雨隨著雷聲倒灌，斜風把藝霏墨藍色碎髮吹亂，雨滴如注滴答滴答作響，滋潤了大地也撫慰酸澀的心頭，藝霏直面迎擊狂風暴雨，狂奔向遠處狹窄陰暗處，誰知遠方毫無盡頭，就這樣一直跑一直追，她累了，再也跑不動了，只好停了下來，大口喘著氣。「世間萬物不得強求！」藝霏狼狽的說。

在片刻的喘息後，藝霏面帶笑靨，心裡想著：「原來蘇軾《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是如此超然的體悟。」她放開自我，在雨中呼喊，拋開世俗的眼光，沉靜在美好的情愫。

豪雨如電光石火般，雨消雲散，經過了大雨的洗禮，繁星燦爛的夜空再次伸出頭來朝藝霏招手，彷彿一切都是刻意安排。夜深了，林中空氣裡瀰漫著花香，醉醺醺地。這桃花林沉靜了，小動物都歇息了，花兒也搖身欲醉了。藝霏躡手躡腳的移到了樹旁，倚著鬱鬱蔥蔥的桃樹，月光流過了她的臉龐。

藝霏嘴角微微上揚，心靈不再空虛，這個空間裡，讓她充滿了安全感，也感受到自己是多麼的渺小，她手遮住嘴打了個深深的哈欠，緩緩闔上雙眼，在微風的陪伴下入眠，搖頭晃腦的將全身融入、給予大自然。「妳這個賴床鬼還不給我起床！都叫妳幾次了……」媽媽門外的腳步聲步步逼近，藝霏驚醒的睜開雙眼，這才驚覺原來一切只是個夢……

下集待續……

《蛤，我哪時候甩了你了？》

文／萱零（筆名）

邵：「嗯，都被甩了還喜歡你很奇怪吧。」

澄：「蛤什麼啦！等等，我哪時候甩你了??」

澄：「我們根本沒有交往，你說我甩你了？」

邵：「沒關係我不在意了啦，你好好照顧你自己就好了。」

我真的沒有甩他，但我承認，這段感情會這樣收場，好像絕大部分是我的錯。

（一年前，墨瑀澄的手機畫面）

邵：「再三分鐘就 2021 了欸」

邵：「我要去看煙火了」

澄：「哈哈好我也是：）」

邵：「新年快樂」

澄：「新年快樂！」

邵逸訢和我是國中同學，我們已經同班了一年半，但這是我們第一次聊天。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跟邵逸訢講過任何一句話，無論是現實中或者網路上都沒有。沒想到這樣的一次契機，讓我們開始了長達將近一年的網聊。

我是墨瑀澄，今年14歲。我和邵逸訢的緣分，是從2020年的12月31日開始的。我沒有想過我的一條訊息，會讓我們兩個從原本完全不相干的人，變成每天會固定時間網聊的關係。我們兩個身為正副衛生股長，本來應該是會有許多一起去集合的時候，但礙於邵逸訢一直以來的「恐女形象」，加上正副衛生實際上是分別負責內外掃區，因此我心想為了體貼他，非必要就乾脆別找他講話算了，要集合時也不要找他一起，以免他不自在。而或許是我自以為的貼心，讓我們變成同班了一年半後卻遲遲沒有對話的同學。

直到一次，我因發高燒請假了整整一週，本來想說回學校時班上一定又會髒亂的像狗窩一樣，一定要好好吼一下原本負責代班的副班長（兼我的閨蜜周亞菡）才行。沒想到一到班上，發現垃圾桶邊不但沒有衛生紙散落一旁，掃具堆的掃把也整整齊齊的擺好，甚至畚箕也都妥妥的疊在一起——畚箕裡面也沒有同學們掃完後懶得去倒掉的垃圾！！「周亞菡，你是吃錯藥了嗎？你什麼時候願意幫我代班了？之前連幫我去集合都不願意。」我急匆匆地向周亞菡確認。「喔沒有啊，都是邵逸訢做的。」周亞菡瞧了瞧坐在不遠處的邵逸訢，用一種極其刻意的語氣說道。「真的假的？吼叻周亞菡，你幹嘛把事情都推給邵逸訢啦！！」我無奈的向周亞菡說道。「沒有啊，是他自己要做的欸。欸我說，邵逸訢他是不是被我家澄澄的美貌煞到了啊？他平常都不一定願意幫他兄弟佔球場了，怎麼突然願意幫你代班。」周亞菡又用那種刻意的語氣說話了，嗯，我想起來了，這是她在以為自己嗅到八卦氣息時最愛用的語氣。「周亞菡，你會不會想太多。」我一臉不信，將目光撇向邵逸訢，沒想到卻捕捉到了邵逸訢急匆匆閃躲的眼神。

噢買尬，不會吧。

為了證實周亞菡的猜測（周亞菡：明明你自己也很想知道！！），於是我在這天晚上便直接私訊了邵逸訢。

「謝謝你在我不在時幫我監督班上的內掃！」

「真的謝謝你！」

「新年快樂～～」我傳完後依約截了圖傳給說想要看好戲的周亞菡看，然後便坐下來跟家人開始欣賞跨年煙火轉播。而在我準備收起手機的那一刻，邵逸訢回覆了。「老實說，我之前也請過幾次假，你也都直接幫我管外掃區了，我都沒跟你說過謝謝欸」「就也謝謝你啦」哇哩勒，邵逸訢竟然打了那麼一長串！！嗯我都已讀了，得趕快回覆才行！！

（三個小時後）

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們竟然聊了整整三個小時。而更讓我意外的是，我竟然在放下手機那一刻，跟他說完新年快樂那一刻，感受到了一陣急然而來的空虛。

我甚至感受到了我咧了整整三個小時笑容的嘴角，因為倏地放鬆而突然之間不習慣了。

我明明是要確認邵逸訢是不是對我有意思的，怎麼最後還是不能確定邵逸訢對我的感覺，但卻非常確定，我只花了三個小時就對這個有恐女症、卻在網路上非常健談的邵逸訢暈船了呢。

下集待續……



圖／一誠 周韋伶